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 第一回 限時刻焚香出去 怕違條忍餓歸來

引首《滿江紅》 鬚髮男兒，率性處繇來凜冽。又何曾隱忍膚撓，含容目瞥。勝負場中逞後先，英雄隊裡爭豪傑。怎歸來見著俏渾家，湯澆雪。

下虛心，猶未悅，任趨承，還磨折。總甘心忍耐，敢生流言。可侮渾如繫頸羊，堪欺儼似藏頭鰲。是何年，請得上方刀，把雌風滅。

【評】此公頗有療妒之志。然欲請劍上方，第恐緩不及事，仍類尋常漢子。

這首《滿江紅》詞，乃是宋時一個宿儒所制。單道著人生於天地之間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性靈，至清至明，至剛至勁。及其漸至壯年，又讀了幾多詩書，學了幾多世務，添了幾多俠腸傲骨，義膽雄心，一毫也不少屈於人，一些也不少弱於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讓他分毫。不知怎麼到了壯年以來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個緘束，就如那蝸牛遇了鹽醋、螞蝗見了石灰的一般，繇他飛天也似的好漢，只索縮了一大半。這也不知甚麼緣故？難道男子個個懼內、女人個個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話道得好：「幹事時他卻還在底下，除了這事，他便要爬到丈夫頭上屙屎。」莫說別的，便是當時陳季常，是個大意思的人，那個不相欽敬？獨有這點上邊，有些調停不來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譴，難為到□生九死。又有那不識進退的老蘇，倚著通家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麼樣大，思量勸那柳氏轉來，走來道：「嫂嫂，夫乃婦之天……」一緣二故，說得不上三五句話，只見那柳氏霎時變下臉來，把個刀一似的言語復上幾句，眼見那老蘇真個也自酥了。這總是《獅吼記》的舊話。人人看過，個個曉得，卻把來做一個引子，小子也不□分細道。

卻說目今又有一戶人家，丈夫賽過了陳恪，老婆賽過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門顛末又賽過《獅吼記》。雖則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趨事，待我慢慢說來。有詩為證：

堪歎男兒力不支，諸凡事業任妻為。

假饒片語相撓處，歷盡熬煎真可悲。

說話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這等說來，為人娶了一房妻小，不要他幫扶家室，終不然做個神閻兒，請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兒力自支麼？呀，看官，不是這等講，若說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了。有一詩又道得好：

妻主內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織俱無怠。

丈夫一日身顯榮，念及糟糠倍親愛。

宋弘之妻不自誇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

怎知當世澆薄風，妻雖懶惰勤爭功。

自言家業皆繇我，恃己多才凌老公。

丈夫不幸無子息，自言有婿有內姪。

堪歎白髮已蒙頭，尚不容夫親外色。

丈夫無奈假趨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輕。

後生莫道不懼內，事到其間難後生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宋朝年間，臨安府中有一處士，姓成名珪，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幼年孤苦，無倚無依，辛勤積攢，做些經紀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個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絹的女兒。那都家老員外名喚都直，喚字公行，做人樸實，頗有財勢，因開綢綢舖子，人人喚做都絹。

那都絹為何將這女兒倒嫁了一個小本經紀？也只是這都員外做人老實，不樂虛花；是這女婿做人自小停當，一個銅錢當八個字用，以是把個女兒與他為妻。便是那都氏娘子，雖不是傾國傾城，卻也如花似玉，一應做家，色色停當。只是一件，都氏從來嬌養，況且成珪出身淺薄，家業皆得內助，「懼內」

二字，自不必說了。

做親後不多幾年，夫唱婦隨，做了千數家業。不期都老員外過世，舅舅都麗又小，綢舖沒人管理，卻是成珪尋了後街綢綢行中一個舊友，仍舊開張綢舖。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達，年紀與成珪彷彿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溫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發來得，真個是不繇科甲的狀元，不做文章的秀士。兼之出入銀兩，半毫不苟，開得□多年頭，頗頗有了利息。

一日，成珪道：「賢弟，你我忠心赤膽，開店多年，有本有利，並無芥蒂。只是如今事體大了，兩下日久，終有結局。」

古言道得好：『樹大分枝』。我和你兩人就此分析，有何不可？

」周智道：「小弟得蒙提挈，凡事皆賴賢兄所賜，一任尊裁，但憑處分。」成珪道：「說那裡話！本錢雖是我多，辛力卻是你多。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餘利就是。」當日就盤算了帳目，點起貨物，共有萬金。兩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仍舊開張綢舖。成珪卻懶於瑣碎，因家下有了兩個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後巷開了一所解庫。

說話之間，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是□多年後，兩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興日旺。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說別的，只兒女也添了兩三個，將次要嫁娶了。獨這成宅夫婦，少不得一個稱了員外，都氏也稱了院君，家裡山場、田地、衣飾、金銀，那件沒有？偏偏的員外便像太監，院君就像個獨狗，兩下結親四一餘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個。都氏也不著急，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道：「我有偌大家私，年近六旬，並沒一個承宗接祀的兒子，這事怎不教人著急！總是城隍廟、張仙詞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那處不立願？那處不許經？一毫不靈應。」

況且院君性格不凡，看官們像也諒著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兩頭大、七七八、一妻一，莫說成員外，便是小子也開不得口了。

一日，成員外閒居無事，春景融和，節屆清明，時當寒食。

那時獨坐書齋，別無思想，忽然記得起來：「去年天竺進香，曾在白衣觀音殿前許下燈油良願，至今將及一載，未及完納，想是因此越沒個子嗣消息了。」即忙便請院君商議。不多時，那都氏輕移蓮步，緩動湘裙，來見員外。看他怎生打扮，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杏臉全憑脂共粉，烏雲間著銀絲。荊釵裙布儉撐持，不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

真率繇來無笑影，和同時帶參差。問渠天性更何如？要知無妒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珪迎接之際，雖不盡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臨江仙》詞為證：

年齒雖然當耳順，襟期尤似中齡。吳霜縷縷鬢邊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慣作折腰迎。

綺思每涎蝴蝶夢，幽期惟恐鶯聞。問渠來將是何名？畏妻都總管，懼內老將軍。

都氏見成珪，便問道：「你今獨坐在此，請老娘為著何事？」

敢是早膳未進，還是庫中賬目要查麼？」成珪見妻子來意嚴整，便又不敢開口。那都氏又問道：「莫非夜來受了風寒，敢是那邊吃了啞藥？不做聲，為著甚麼？」成珪沒奈何，只得把個笑堆在臉上，道：「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那裡為著這些來。只因去歲天竺進香，沒要緊為著子嗣上，曾在白衣觀音殿中，許下燈油幡袍良願。適才記得起來。拙夫將欲告假一日，自往進香還願，故此特請院君商議，別無他事。不知院君意下何如？」

那都氏把個頭低了一低，眉蹙了一蹙，便道：「燒香好事，但憑你去，何須和我說得。」掙轉身，便向裡邊竟自去了。

成珪沒奈何，只得捨著張風臉，上前一把拽住道：「院君，這回肯不肯，吩咐一個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」都氏道：「你自去便是了，難道我又來攪你？」成珪道：「院君說那裡話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請同行，如何擅自去！」那都氏被他趨承不過，卻也回嗔作喜道：「若要我去，何不一發請了周家叔孀二人同去走遭？況且清明節近，往天竺就去墳上祭掃一回，卻不一舉兩得？」成珪大喜道：「還是院君，到底有見識，有理，有理。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來日如何？」都氏道：「便是明日。你可親自周宅去來，我卻在家備辦合用酒食。」

成珪應了一聲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「轉來。」成珪捉不住腳，倒退了二三步，道：「院，院君，還有甚麼吩咐？」都氏道：「往常你出門去，親自點香限刻，計路途遠近，方敢出門。明日雖是燒香公務，料你不敢偷腥，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誤，二遭故。」成珪轉身把舌頭伸了一伸，勁項縮一縮，輕輕走到香笥裡，取了一枝線香，戰兢兢的點在爐內，道：「院君，拙夫去也。」都氏道：「還不快走！」唬得那成珪抱頭鼠竄，一溜去了。都氏卻自嘻嘻的笑了一聲，先到廚下，吩咐丫環小使道：「來日我們天竺進香，俱要早起整備，四輛肩輿，一應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臨時無措。」眾婢僕齊齊應諾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成珪得出門來，又早夕陽西下晚飯時光，只恐周宅往返歸遲，有違香限，取責不便，恨不得兩步那做一步。轉彎抹角，過東轉西，卻才來到周宅門首。只見外廂鋪面俱已閉了，兩個門神，你眼看著我眼，把個門兒關得鐵桶相似。成珪捶了一會，裡面深遠，偏不見應。欲待轉來，又恐誤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違限。正是兩難之際，只見門縫裡露出一線燈光來。成珪慌忙張看，只見一個小廝，手中提個燈籠，正走出門。見成珪到來，便廝喚道：「我道是誰扣門，原來是成員外。連晚到此，定有貴幹，請裡面坐。」成珪道：「我來尋你員外，有事計議。」

可在家麼？」小廝道：「員外與兩位小官人，俱去親戚家飲酒未歸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請。員外進內略坐片時，便好相會。」

成珪道：「既不在家，那裡等得。你只替我說，明日接員外、院君天竺進香，我自去也。」那小廝那裡知道成珪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拼命拽住，道：「員外又不是他人，為何這等作客？員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下，晚飯也用一箸去。」

成珪再三不肯，小廝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際，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踉將出來。這何氏從適周門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幫助殷實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淡掃娥眉排遠岫，低垂蟬鬢輕雲。星星鳳眼碧波清，鶯聲嬌欲溜。燕體步來輕。容貌可將秦、虢比，賢才不愧曹卿。順承婦道德如坤，蠡斯宜早振，麟趾盡堪徵。

「何氏聞得外廂聒絮之聲，不知甚事，出來一看，見是小廝留成員外，連忙相見，道個萬福，把那世俗套話問候了一番，就留成珪進內敬坐。成珪見他慇懃相待，只得坐下，卻才把個豚尖拈得一拈，好像椅上有塊針氈相似，好生不安，總也為著家中線香之故。聖人道得好：有諸中，形諸外。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說不多閒話，丫環獻過茶來。成珪道：「茶倒不必賜了，有件小事，特來致意：老夫奉拙荊之命，特著老夫親自請君達阿弟與院君，明日一同往天竺進香，就去祭掃荒隴，又兼老拙還願。萬乞蚤臨，幸勿見阻。」何氏道：「荷蒙寵招，本當趨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詳審，不敢擅專。少頃歸家，即當轉申美意，定須遵命。」

丫環報導：「酒肴已備，請院君主席。」何氏便道：「員外到來，無甚款待，聊備魯酒，幸勿見嫌。」成珪見何氏這般調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「我這些須之事，便道不曾對丈夫說知，不敢造次應允，別事俱各可知。偏我命中駁雜，娶著這個老乞婆，恁般頑劣，恁般潑悍！我今出來多時，線香已應完了，不知家下怎麼一個結局，若再吃酒，豈不癩深其疑？」正是不想也罷，想到這個田地，卻便是頂門中走了三魂，腦背後失了七魄，兩耳通紅，五內火熱，忙忙的回復「不消」，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裡唱個歪喏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別之際，只見燈光之下，又見周智回也。二子隨後亦來。且看周智怎生模樣，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布襪青袍多儉樸，衣冠楚楚堪欽。謙恭虛己頗溫存，雖當酩酊後，到底有規箴。二子多才騏與驥，一雙白璧南金。聯芳棠棣許趨庭，從來誇兩仲，不負二難稱。

成珪見周智到來，只得住腳。周智拜揖道：「賢兄光顧，失迎莫罪。」便對何氏道：「伯伯到來，不比外客，為何不見一些湯水？」倚著酒醉，兼著真情，一把拖了成珪，把個妻子、婢僕翻天攪地的罵個不了。倒叫成珪目瞪口呆，勸又勸不止，辭又辭不脫，被他拖來拽去，弄得頭也生疼，卻也顧不得周智埋怨妻子，只把進香之事，忙忙說了一遍。見周智滿口應允，便要立誓辭回。周智心裡明白他的毛病，故意不放，正像打破砂鍋，直問到底道：「是為何這等執拗，不肯用些酒去？定要說個明白。」成珪被逼不過，沒奈何回復道：「老弟是個極聰明的人，定要區區細說？這時不回，今晚可是安睡得？」周智原是個爽脆的人，便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賢兄實欲回歸，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就著個家僮，提了燈籠送成珪歸家。仍從舊路飛奔上前，心中春熟了一石多凹谷。

不覺已到自己門首，發付了小廝回去。眾主管俱來迎接，問道：「員外出去多時，畢竟不曾晚膳，敢是餓也？快辦酒肴。」

成珪道：「這到猶可，院君可安靜麼？」那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，也有骨都嘴的，不知為著何事。成珪見不是頭，連忙又問幾聲。那主管道：「自從員外出去，院君裡面不知為甚，吱喳了好一會，還未息哩。」成珪聽了這句風聲，卻似雪獅子向火，蘇了一大半，慌得個手腳無措，口中雖是不言，心內好生著急，暗自付道：「今日遲歸，原是自己不是。少問院君若是有些出言吐語，到也還好承受；倘或求免不脫，動起向日傢伙，免不得面門上帶些青紫，明日進香甚麼體面！」只得歎口氣道：

「罷了，罷了，丑媳婦免不得見公婆。」只索硬了頭皮過去見他。

正是那：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喜鵲與烏鴉齊噪。不知主何凶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